



國朝寶鑑

別編上

ナ 6  
3059  
27





國朝寶鑑別編凡例

一國朝寶鑑之有別編所以紀 五聖酬報

皇恩之大義也大抵以天朝而為屬國動  
天下兵存亡繼絕使屬國秋毫皆 帝力  
者此古今之所未聞也以屬國而為天朝  
於戲不忘盡誠盡禮常若天朝臨于上者  
此又古今之所未聞也秉古今所未聞之  
大義酬古今所未聞之 皇恩可以永有  
辭於天下後世故今釐為別編以揄揚我  
五聖之志事如此其磊落煒煌也



一國朝實鑑別編其例實起於 肅廟實鑑  
別編故今於 肅宗朝別編一字不敢動  
而但新撰 仁祖以後三朝別編及 英  
宗朝別編以增入于 肅宗朝別編之上  
下焉

一別編所載我國事實多與天朝事實相關  
或天朝為之經而我國為之緯或我國為  
之經而天朝為之緯若不左右考據該貫  
備載則無以得其脉絡之因首尾之詳故  
今悉旁采廣搜湊合成文使一開卷瞭然

一觀於歷代諸史凡外國各隨其國之所自  
名而名之所以昭沿革也不然宋人當始  
終稱金為熟女真始終稱遼為奚契丹明  
人當始終稱瓦剌為蒙古始終稱哈密為  
回紇其可乎故今於外國依諸史隨所名  
名之但當時絲綸章劄筵奏仍舊不改以  
見當時之稱謂焉

一丙丁殉節諸人與尋常殉節不同以屬國  
之陪臣為天朝視死如歸亦古今之所未  
聞於以見 列聖風動培植之化淪浹於

人人之心而凡其舍魚取熊非固一時之  
取辦自有平日之素講定故丙丁殉節諸  
人不但一一謹載其名而已且撫野史家  
傳等諸書以著其立身槩略云

國朝寶鑑別編目錄

卷之一

仁祖朝一

卷之二

仁祖朝二

卷之三

仁祖朝三

卷之四

孝宗朝

卷之五

顯宗朝

卷之六

肅宗朝

卷之七

英宗朝

國朝實鑑別編卷之一

仁祖朝一

**癸亥**元年春三月以張晚為八道都元帥出鎮關西時後金并吞遼瀋毛文龍入據椴島文龍皇明仁和人天啓辛酉為遼東都司勅援我國逗遛不行及遼東為後金所陷文龍遁入椴島招納叛亡以為兵攀緣王化貞得平遼摠兵官及化貞誅輦金京師固結魏忠賢以圖增秩徵索兵餉於我國無有紀極少拒則輒讒毀於中朝故我國為送接伴使以責



國朝實錄卷之十一  
應其需索而後金兵端蓋由此啓後金主努爾哈赤本建州努兒衛名哈赤者也初起瀋陽東南三百里勿吉地統衆為長萬曆二十一年癸巳攻尼堪外蘭克圖倫城都焉分其衆為八旗所向無敵並統蒙古喀爾喀遂雄諸部四十四年丙辰國號後金數入撫順清河等地殺中朝邊將天啓辛酉連陷遼瀋盡有廣寧以東之地疑文龍與我國為唇齒常有窺覘我國意西北邊患於是孔棘 上乃以晚為八道都元帥開府平壤將行 上親

送于西郊諭之曰安民以為經練軍以為緯慎毋忘天朝繼絕存亡之息也仍問敵騎若長驅入境卿何以禦之晚對曰臨機審勢可守則守可戰則戰要以一死為期 上曰予欲親征晚曰聖教一下士氣百倍然整兵峙糧擇一時人才而用之敵不足平也 上曰卿在前力戰予以三軍繼之則聲勢自張也遂親賜尚方劍命副元帥節度使李适以下皆屬焉○夏五月賜故忠臣金應河妻子白金三百兩先是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皇帝

國朝金史卷之二十一  
命遼東經略楊鎬帥四總兵官馬林杜松李  
如栢劉綏發川蜀遼薊兵四十七萬出開原  
撫順鴉鶻寬佃等四路夾勦後金鎬當壬辰  
倭亂以經略來援我國甚有勞績由是移咨  
徵火器手一萬光海遣都元帥姜弘立副元  
帥金景瑞以應河及李一元為左右營將領  
兵赴援鎬使游擊喬一琦監朝鮮兵與綏並  
進至深河戰敗綏及一琦死之弘立景瑞率  
衆降應河獨自手弓腰劍倚立柳樹下矢不  
虛發中必疊雙積尸成堆敵不敢近矢既盡

手劍擊敵聲若石裂弘立勸敵酋招誘應河  
大罵弘立益忿擊不止劍折猶張空拳搏戰  
遂死之 皇帝下詔贈爵賜其家白金光海  
雖亦贈職建祠尚闕恤典於其家至是 上  
教曰金應河當己未深河之戰捐生殉義獨  
扶三百年綱常使我國得免禽獸之域雖古  
昔忠義之士何以加焉其賜應河妻子白金  
三百兩○秋九月義州人南香等應募偵探  
敵情遂薙髮胡服入後金知其大略而歸  
上命兵曹論賞且賜戰馬軍裝○命平遼之

前凡動駕時勿用前後部鼓吹

**乙丑** 三年春正月撥島毛文龍遣其軍民於宣川定州龍川鐵山等地耕墾閒田撥島一名皮島在鐵山西南登萊東北大海中綿亘八十里直北水路八十里後金界也東北水路四十七里我國界也及文龍來鎮改皮島為東江鎮以擬內地籠絡河東逃民為兵分布哨船連結登州商賈鬻參販布以邀利然文龍方厚賂權閹舟車聯絡且自奉奢侈糜費日繁陰蓄蠶食我地之謀而朝廷以其上國

鎮帥不欲結怨構釁命道臣定給海濱閒田明立界限俾無侵擾之弊○時毛文龍以復遼為名召集遼左饑民遍處西路之清川以北而中朝所賜銀糧盡充私用無意餉士麾下軍忿怒欲為變文龍送揭帖于接伴使尹毅立曰手下兵四千餘人到衙門擊鼓索糧若過數日必至餓死將散遣爾國任意討食也毅立以聞命觀察使運餉使督運糧船以濟之○毛文龍求得新年曆書 上議大臣送之命接伴使報答曰諸侯之國遵奉天王



正朔然我國僻處海外若待欽天監頒曆則  
祭祀軍旅言凶推擇等事必致後時故私自  
推步預成曆書我國古例然也○管餉使南  
以雄馳啓言近因督府索糧關西倉廩舉皆  
空虛請移海西倉穀於平壤以贍之上曰  
豈可重勞海西民先蹶邦本乎不許○軍器  
寺主簿金良彥上疏請復父讎上優加褒  
賞良彥安州人也其父以姜弘立千搃沒於  
深河之役良彥矢志復讎常以素衣冠寄食  
帥營募戰亡孤兒三百餘人積年戍邊及逆

适之亂良彥從元帥陣鞍峴錄振武功授職  
良彥泣語南以興曰父讎未復官爵非願惟  
當委命邊陲而已終不至京師○二月都元  
帥李弘胄啓曰平安兵使自前冬移防昌城  
者蓋以昌城距金國近也今金國據有遼瀋  
而義州為其對壘宜令兵使移駐義州然敵  
路之或義或昌未可預料而昌義之間二百  
餘里聞變馳援勢所不及惟安州當南路之  
要衝請令兵使率精兵駐于安州上可之  
○毛文龍將官至義州侵擾閭里民不能堪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府尹李堯忿然捽入其將官棍打之文龍大  
怒移文觀察使詰責觀察使以聞 上命削  
堯一資勿逋其職堯壬辰忠臣舜臣之姪也  
○毛文龍移咨請鑄錢通貨不許○冬十月  
時後金屢犯中朝內地而魏忠賢用事殺遼  
東經略熊廷弼罷薊遼經略孫承宗壞其長  
城中朝大勢已無可為兵曹判書徐渚白于  
上曰我國之於天朝有君臣父子之義若非  
神宗皇恩壬辰恢復未可期也今後金萬一  
入犯皇城則我國惟當渡江奔救以報答皇

恩而已此不可不預為之圖也臣職主兵不  
敢不達 上曰旨哉言乎天朝若徵兵討金  
固無所辭不然為人臣之道豈可坐視皇都  
之淪沒乎大義所在強弱不可顧其令廟堂  
預講赴援之策備邊司啓曰金人若直指皇  
都則毛帥必掣後勤王我國守邊將率偕作  
赴援事至而為之圖非晚也 上曰言不着  
實殊非下教之本意也○教曰近日天氣漸  
寒邊土必倍念惟西塞中夜無寐絕域孤城  
縱切敵愾之志離鄉去國寧禁懷歸之思西

邊將官各賜衣資以表予意

**丁卯**五年春正月滿洲酋英俄爾岱俗稱龍骨大馬

福塔俗稱馬夫大率眾萬餘以叛賊姜弘立等為

嚮導大舉深入上奉廟社主及大妃幸

江都以李元翼為體察使使陪世子南下全

羅道召募義兵先是後金入寇寧遠按察使

索崇煥大破之後金主以數騎遁恚嘔血

以殂子皇太極立改國號曰滿洲建元天聰

將欲復犯中朝以雪其恥而畏崇煥不敢進

且慮我國與毛文龍襲其後欲先加兵以振

軍聲遂以弘立及朴蘭英韓潤等諸叛賊為

導進兵攻義州府尹李莞不能禦為所殺滿

兵乘勝長驅至安州節度使南以興防禦使

金浚等力戰死之龍川府使李希建收散兵

迎擊軍敗亦死於是滿兵深入平山接伴使

元鐸平安道觀察使尹暄相屬馳啓言彼兵

狀李貴力請分朝大臣尹昉等亦贊其計

上從之命張維撰哀痛教宣諭八方○以兵

曹判書張晚為都元帥率金起宗鄭忠信申

景瑗等往禦滿兵都監大將申景禎與具宏

國朝實錄卷之二  
等領京砲手及畿內軍兵把守臨津戶曹判  
書李曙聚近邑兵入守南漢山城金長生為  
全羅道召募使張顯光為慶尚道召募使使  
之召募勤王○罷號牌廳召還各道巡按御  
史先是欲明軍籍設號牌廳無號牌者施以  
一律分遣御史廉察諸道人多死者至是因  
臺臣金堉言悉罷之焚其成籍○二月初滿  
酋遣書詰責曰天可汗賓天不即送使致吊  
宣川之役一不殺戮不即送使致謝毛文龍  
我之大仇而容接內地給糧護恤遼民我之

赤子而招亡內叛一不送還吾甚恨之朝廷  
不答自是滿差劉海姜弘立朴蘭英等迭相  
往來屢請講和且欲於國書中去天啓年號  
上曰天啓年號是豈可去者乎此後金差勿  
令渡甲串乃下教曰女真自過安州累差人  
致書要通好在我權宜應變一時緩兵未為  
不可而至於拒絕天朝為辭則君臣大義截  
然寧以國斃不可從也朝廷方嚴辭拒之而  
西師新破北軍未到隴突之患正在朝夕斯  
乃忠臣烈士流涕讀詔血誠報義之秋也爾

藩鎮守宰大小士民咸奮忠義敵王所愾同心同仇○大學生尹鳴殷等上疏請斬金差函其首奏聞天朝 上答曰忠義凜凜令人覲顏但羈縻之道自古有之姑許息兵未為不可也○三月命大臣宰臣等築壇于江華西門外與滿人約誓凡三條曰結為兄弟之國也曰各守封疆永世相好也曰翌日撤兵還歸不復踰鴨綠江岸也誓畢滿人等皆踴躍歡喜而去仍即退兵時毛文龍避兵宣川身彌島以彼兵聞于中朝中朝詔遼東巡撫

袁崇煥並救文龍及我國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岔河為我國牽制滿洲故滿酋急於講和和成即歸而我國漠然不知以為滿人本不欲深入只以鴨綠水漲輾轉深入云○義兵將前縣監鄭鳳壽邀滿兵歸路掩擊大破之遣軍官張超獻馘鳳壽鐵山人也方滿兵入境諸城相繼失守鳳壽招諭龍義鐵三邑民四千人入龍骨山城斬降將張士俊嬰城固守事聞 上下諭褒嘉陞通政階除

嘉山郡守及滿兵還歸知鳳壽城守合兵圍  
龍骨山城鳳壽與戰殺傷滿兵無數有滿首  
三人從城後潛登鳳壽預伏三十精砲於草  
間一時齊放三首應丸而倒滿兵大潰乘夜  
徑遁鳳壽追及義州斬首百餘級獲馬五十  
匹使趙獻馘於行在 上命加鳳壽嘉善階  
特拜龍川府使兼防禦使授趙堂上階遣宣  
傳官賜表裏一襲白金一千兩以為餉士之  
費滿酋送書言講和之後渝盟用兵是何道  
理答曰講和之後金兵不即渡江搶掠我國

故一道之人奮起復讎既非命令又難禁抑  
○夏四月教曰和事予豈樂為哉包羞忍恥  
意在緩敵而一洒之亟令廟堂熟講擇將鍊  
兵之策兵曹判書李廷龜請依中朝官制州  
郡並置將官守令守令治民將官治兵鍊習  
兵技體府監兵使領之遇有緩急令將官赴  
戰京外出身亦選年少有才勇者作為別隊  
屬之兵使臨急調用 上令廟堂稟處○命  
從軍諸道水陸兵限今年復其戶○命陞校  
理尹知敬通政階教曰敵勢滔天之日勇將

國朝寶鑑別編卷之二  
力士舉皆畏縮而知敬以白面書生感慨請  
討予甚嘉之○上至自江都直詣宗廟奉安  
廟主行慰安祭還御慶德宮○遣奏聞使權  
怙等如京師奏文曰臣孤棲海島越在草莽  
宗社之危僅如一髮而若君臣分義或有干  
犯則寧以國亡決不可從虜既感悟不復相  
迫因其請好遣使約誓倘得由此少緩兵禍  
保守疆土則今日之忍辱無非薪膽自厲之  
圖而萬折必東之志庶可暴於他日矣但臣  
既不能斬使焚書聲罪致討忍與通書講誓

雖拱北一念炳然如丹亦將何辭自解哉仍  
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子有過而恐父母之  
譴怒不即開陳則是愈重其罪而從前事上  
勿欺之誠掃地盡矣茲敢瀝血封章伏惟哀  
憐而垂察焉○命褒贈死節臣南以興金浚  
李堯崔夢亮等訪問李希建妻子特加存恤  
○滿兵百餘騎至定州領送姜弘立朴蘭英  
等及漢人男女二百七十口我國人三十一  
口牛馬三十餘匹橐駝一頭車五兩左議政  
申欽請以姜朴所屬三百漢人移送江都農

國朝事錄卷之二  
作於牧場 上曰江都乃保障之地不可使  
異類居之可送南州寬閒之地使守令時加  
顧恤也弘立歸國之後雖兒童走卒莫不唾  
罵弘立慚恚得心疾死○秋九月教曰諸城  
既陷人心既散而龍川府使鄭鳳壽糾合義  
旅固守孤城敵報既急人無鬪志而副元帥  
鄭忠信奮不顧身與疾征討忠勇義烈今古  
所罕今天氣漸寒其令優送冬衣之資觀察  
使金起宗管餉使成俊者義兵將智得男金  
勵已亦賜衣資以示予不忘之意○對馬島

主奉書賀平亂○冬十月平安道觀察使金  
起宗馳啓言游擊張魁來見臣言天啓 皇  
帝七月晏駕 親弟登極改元崇禎復遣譯  
舌於楸島得其報於是 上率百官舉哀  
於崇政殿階上成服如儀越三日除服○冬  
至使金尚憲等回自京師言臣在燕館聞本  
國被兵呈文兵禮部備陳小邦自深河之役  
與虜結釁彼今悉銳東向豈獨吞小邦而止  
哉乞發輕兵乘虛擣穴則一舉而全遼可復  
也禮部回答以為已奉 聖旨登鎮發兵四



千寧遠發陸兵一萬二千水兵二千五百俱於三月內東向應援毋以小挫自沮毋以人言灰心收拾餘燼共圖恢復朕之注意屬國當不減於王之傾心於朕也

時毛文龍誣奏我國携貳導虜

使臣等呈文辨理故有人言灰心之語

尚憲等又賚來

皇旨

略曰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訓懷壬辰之舊德愛戴中朝忠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

上覽訖教曰觀使臣賚來該部題本及聖旨十行溫綸字字丁寧此雖聖天子明見萬里而亦豈非奉使之臣至誠感天而然也

各加一資以示予嘉悅之意○遼東都司儒學生負全世爵等上疏曰世居遼左遭虜陷城父母妻子皆塗草野子子孤骸遁出虎穴來赴都督府擬復父兄之讎毛搃鎮為已而不我用長慟而已爵等生全莫非王上仁德為今之計擇良將練士卒造甲冑製火器修城池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且願得兵船渡山海得以超生上答曰爾等俱以天朝赤子因亂流離只增惻然今聞計策可謂識時務者也寡人深自嘉歎仍命該曹賜

糧饌衣資令冬至使帶行交付毛將轉送中  
州○十一月戊寅冬至 上率百官行望闕  
禮於皇朝

**戊辰**六年春正月以兩南米五千石移儲江都  
先是滿洲講和之後力請互市朝廷許之司  
直金尚憲上劄曰和親之後使价往來通關  
互市此不得已者也然自古關市之道皆出  
土物以有易無寧有貿異國奇貨以啓無窮  
之弊哉天朝若聞之必大怒斥絕向日毛督  
搆誣之言將何辭以辨之也 上嘉其言命

廟堂議處至是接待所啓請以江都米五千  
石定差負船運以送於西邊與之互市 上  
從之復命兩南米五千石移儲江都以充其  
代○二月命以唐人男女二百三十九人置  
平壤各給口糧○皇帝登極詔至 上受百  
官賀頒教八道禮曹啓曰頒詔後例有謝恩  
使之行而今西路蕩殘船格亦難措辦曾在  
壬戌年吳允謙以登極使兼謝恩使而行今  
請依此例從之○三月教曰奏聞使權怙受  
命危亂之際略無厭避之色而竣事回還奉

國朝實錄卷之二  
一四  
詔來頒予甚嘉尚書狀官以下並加資○秋  
九月命賜丁卯死節人家食物

**己巳**七年春正月命故兵使南以興老母所在  
邑月給糧饌有疾病以聞○命赴舉儒生復  
以巾服入場自丁卯以後儒生居泮則巾服  
入場則戎服至是禮曹啓請復舊○夏六月  
薊遼督師袁崇煥殺毛文龍於雙島初崇煥  
惡文龍無戰功坐糜厚餉且海外易為亂疏  
請遣部臣理餉文龍不欲為文臣監制抗疏  
駁之崇煥不悅假閱兵名泛海至雙島招文

龍會飲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東  
事畢朝鮮衰弱可襲有也時崇煥方與滿洲  
講和以緩其兵欲東連朝鮮合力以圖滿洲  
至是聞文龍言益不悅遂決計殺文龍明日  
伏甲士幄外邀文龍觀射縛下之數以十二  
斬罪其三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  
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之語大逆不道當斬  
乃稽首請旨曰臣不能成功 皇上亦以誅  
文龍者誅臣遂取尚方劍斬文龍棺斂之牲  
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

情為下淚分其率為四協令文龍子承祚及其副將陳繼盛等領之具狀上聞席藁待罪帝初驚疑以方倚崇煥故優旨褒答詔暴文龍罪極島不復置帥以繼盛攝於是我國西邊徵求之弊稍息西民如脫虎口○冬十一月故安州牧使金浚子振聲上疏陳其妹死節狀上曰金浚一家三綱俱備命除振聲六品實職

**庚午**八年春正月前年冬滿洲大舉入寇遵河進犯京師 帝召大學士孫承宗視事通州

薊遼督師袁崇煥率師入衛詔天下鎮巡官勤王至是三月圍尚未解 上聞之避正殿歎曰 皇上必南遷而邈然未得其詳也領議政吳允謙請遣使奔問從之○知經筵事李貴上劄言我國之於天朝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今君父被兵而縮手旁觀寂無勤王之舉縱天朝憐我而不責其於君臣大義何哉上優批嘉納○先是將進豐呈于 大王大妃該曹已消吉辰禮曹判書徐渚上劄曰王室有難諸侯奔救古今之通義也皇城被圍

國朝寶鑑卷之二  
一  
遽出意外以今事勢縱未即興師赴援然宴  
安方裔恐有歎於至誠事大願退豐呈日子  
俟秋冬更卜焉 上曰劄辭令人歎服乃從  
之○夏五月皇明大學士孫承宗收復四城  
滿洲乃退京師解嚴○檄烏賊劉興治叛殺  
摠兵陳繼盛自領其衆遣摠戎使李曙副元  
帥鄭忠信討之興治海之弟也海我國晉州  
人本姓慎名敏父應昌海當壬辰倭亂流入  
提督劉綎軍冒綎姓為劉改名為海及深河  
之役綎軍盡覆海復降于滿洲導滿洲搆亂

于中朝及我國無所不至中朝下詔列國懸  
賞購海於是海變名興祚與弟興基興治興  
亮等焚其廬詐稱燒死投降于毛文龍至是  
興治叛殺繼盛領其衆 上欲聲罪致討以  
問於大臣卿宰皆曰當任上國計處徐涓言  
誅其首惡賑其餘民轉奏中朝虜必知懼也  
上遂命曙等征之乃教曰輕易則敗戒懼則  
成卿等勿以為難亦勿以為易也我國以禮  
義之邦力不足以輔中國誓滅此賊以少答  
皇恩爾曙等率水陸軍並進討興治興治懼

國朝實錄卷之十一  
劫島兵遁入登洋島數讒我國於中朝事機  
頓變弘文館上劄請罷兵下備局覆啓覆啓  
曰數日之間議論不一始言可擊復言不可  
擊夫行師以氣為主故曰朝氣銳晝氣惰暮  
氣歸今日之事未免於惰歸也然儒臣之劄  
亦出於深憂遠慮臣等不敢膠守已見伏乞  
快賜聖斷 上下教更有言罷兵動搖軍情  
者論以重律○冬十月遣鄭斗源等齎表陳  
慰于皇朝且獻兵器以關內有警也

**辛未**九年春三月檄島游擊張燾將官沈世魁

等斬劉興治島亂悉平興治還至檄島自言  
天朝赦其罪使其諸將招我國舌官詰問興  
師之由恫疑虛喝揔戎使李曙馳啓言天朝  
詔命既不及於我國則其言不足取信且興  
治在島不久又將有變臣當與舟師相議應  
變也至是興治劫島衆將欲投降於滿洲島  
衆不從縱其所領降獐盡屠島衆又誘南商  
五十餘人奪其貨財而盡戮之燾世魁等募  
得島民之敢死者先殺降獐及興治心腹之  
人遂執興治兄弟盡斬之降獐死者四百餘

人其餘三百餘人乘船逃走燾世魁謂我國  
舌官曰興治欲禍朝鮮故俺等設計除之今  
三百降獫必泊於爾國急報平安監兵使盡  
殺之亡何降獫為我兵所執皆死中朝遣都  
督黃龍于椴島鎮撫兵民○秋七月滿差來  
覘虛實不待國書發怒而去弘文館上劄曰  
我國之於天朝有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今虜  
蹂躪西土聲言欲攻椴島在我之道當束甲  
以趨纓冠以救強弱非所言成敗非所顧也  
伏願始自今赫然奮發舉一國之師與之從

事則名正言順有辭於後世也 上嘉納○  
李曙等撤兵還○上御經筵特進官南以恭  
奏曰自丁卯亂後百官戎服今已四五年矣  
無補於自強之責而上下紊亂貴賤不辨頃  
者 大君嘉禮時都民以為復覩漢官威儀  
章服復舊便也 上曰聞皇城被圍時中朝  
諸臣亦不戎服云其議于大臣領議政尹昉  
等以為安不忘危不在戎服從之○八月司  
諫金世瀛上疏曰平安道國家之門戶也驟  
經兵火清北為甚然欲收合餘燼保守安州

國朝事錄卷之一  
則國家一日忘義州哉今割棄之說播於一  
道民皆曰國家棄我將安所歸人心一散大  
勢已傾 殿下雖有十丈之城十萬之衆恐  
無益於勝敗之數也 上是其言以李命雄  
為巡按御史曉諭西民○九月檄島軍亂初  
都督黃龍不恤軍民全廢戎政惟以貪黷為  
事軍兵憤怒執兵入督衙縛都督及諸將官  
將官沈世魁自解其縛拘龍於私第領兵開  
庫出白金五萬餘兩分給軍兵揚言出陸貿  
米隱然有窺我之意副元帥鄭忠信平安節

度使李浣馳啓言臣忠信領安州留防京砲  
手先到鐵山緊守蛇浦使林慶業率劔山留  
防南軍分守宣沙而臣浣以所帶兵分守安  
戎等浦凡大小漢人勿許登岸絕其糧道傳  
檄島中數其謀亂之罪又通於千家庄都督  
中軍邵國祚祖秉義等觀勢善處焉 上可  
之於是檄島將士見檄大懼曰今日之變雖  
都督自取然朝鮮若絕我餉道則是必朝暮  
餓死也乃收耿仲裕王應元等十餘人斬之  
扶黃龍出視事



國朝金史卷之十一  
癸酉十一年春正月命都元帥金時讓副元帥  
鄭忠信督戰使李曙率兵北征滿洲尋竄時  
讓忠信時滿洲自丁卯講和之後春秋遣使  
徵索無藝又欲朝廷待其使一如待天使之  
禮至是又送書請船三百艘助攻南朝上  
赫然震怒謂諸臣曰今日絕和我有執言決  
不可姑息也乃下諭八方曰丁卯春金兵襲  
我事出不意列鎮瓦解予惟宗社生靈之計  
許其羈縻以圖緩禍今其心無厭脅我增幣  
貽書侮慢極其無禮一則曰待以華使一則

曰借船助兵此非臣子所忍聞大義所在他  
不暇顧茲乃差人告絕詰以渝盟邊釁自此  
始矣哀我赤子屢經變亂與言及此愍然疚  
懷然 祖宗休養之澤浹於肌髓苟能各勵  
忠義上下同仇則豈可以千里畏人哉遂遣  
武臣金大乾為回答使以示絕和之意命時  
讓等觀變進攻時讓忠信留大乾於義州聯  
名上疏力言其不可仍請姑增歲幣 上教  
備局曰金時讓鄭忠信畏其喪元擅留使臣  
以沮人心欲梟示警衆當否議啓備局言非

國朝實錄卷之一  
臨陣失誤之罪請先拿問 上命減死定配  
配時讓於寧遠忠信於長淵大乾至滿洲境  
竟不得入而歸○二月以金自點為都元帥  
代金時讓尹璠為副元帥代鄭忠信教曰勝  
敗兵家之常事金人雖強未必每戰輒勝我  
軍雖弱未必每戰輒敗古語曰志士不忘喪  
其元又曰兵驕則敗今之武士若能忘身殉  
國則破此驕兵何難之有噫人生世間無長  
生不死者與其忍辱苟生與草木同腐豈若  
慕義當前以成丈夫之志也仍命廟堂講定

親征進駐儀○三月撥島叛將孔有德耿仲  
明本以毛文龍腹心文龍死後無所於歸率  
衆投降於滿洲舟到狄江為中朝兵所追擊  
回泊龍川鐵山界欲下陸又為我兵拒戰逐  
之遂揚帆走向于鴨綠中江滿酋率萬餘兵  
迎歸○遣春信使朴魯羅繪素等告以不絕  
之意更定歲幣

國朝寶鑑別編卷之一

國朝寶鑑別編卷之二

仁祖朝二

**丙子**十四年春正月檄島都督沈世魁遣其叅將問 上起居仍致禮幣 上盡下其物於該曹以補公用○以僉知中樞府事羅德憲為春信使同知中樞府事李廓為回答使如滿洲○二月滿差英俄爾岱馬福塔等率西撻四十七人蒙古三十人從者九十八人以仁烈王后吊祭為名至義州謂府尹李浚曰我國既獲大元地方又得玉璽西撻諸王子

願上大號欲與貴國議且言李廓羅德憲等不參賀班之罪浚以天無二日峻斥之仍馳啓言其狀遂以武臣李淑為迎候官往接滿差掌令洪翼漢上䟽略曰臣自墮地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耳虜言奚為至哉臣寧為魯連之死不忍使其言污耳也我國素以禮義聞天下稱以小中華而列聖相承世修藩職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今奉虜偷安縱得畧刻之淹其於祖宗何天下後世何臣竊觀虜意不過矜張誇耀迫脅強驅耳彼苟欲

稱天子莅大位惟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何必稟問於我哉所以渝盟開釁嚇藉我口者將以稱於天下曰朝鮮尊我為天子殿下其將何面目立於天下乎請亟執其使責其背約僭號而戮之明示禮義之大然後函其首並其書奏聞皇朝則義益伸而氣益張矣如其不然先斬臣頭以謝虜人焉臣雖孱弱猶思乘一障隕身於虜鋒環東土數千里寧無一人義士哉今兩西民人懲創往日矢不與此虜俱生是誠激義鼓勇因風吹火之秋

也強弱在於斯存亡在於斯惟 殿下速下  
哀痛之教檄召八方之士躬御六轡面諭大  
義則為 殿下臣子者孰不踴躍後先爭效  
死綏之忠哉 上答曰嘉爾為國之誠斬使  
事觀勢未晚也○滿差英俄爾岱等入京以  
戶曹判書李溟為接伴使朴簾副之英俄爾  
岱出示可汗三書一春信問安一國恤致吊  
一致祭物目又二書一題金國執政八大臣  
一題金國外藩蒙古皆稱奉書朝鮮國 王  
溟等問是誰之書英俄爾岱等曰八高山及

蒙古諸王書也溟等曰隣國君臣一體敬禮  
人臣何得通書於人君乎却不受英俄爾岱  
變色曰我可汗征討必捷功業巍隆內而八  
高山外而諸藩王子皆願正位我可汗曰與  
朝鮮結為兄弟不可不通議故各差人奉書  
來何可不受乎西撻等亦在旁勸受溟等已  
受朝廷指揮以大義爭之終不受英俄爾岱  
大怒還取八高山等書曰明當還歸給馬則  
騎去不給則步往時溟等見滿差等色辭陰  
懷日後之慮然恐得罪於時議一以簡慢待

國朝實錄卷之二  
之其所帶蒙古即滿汗之所新服者欲我國  
厚待以自誇耀而溟等待之與諸從者無異  
由此滿差等大失望明日大學生金壽弘等  
一百三十八人及幼學李亨基等上疏請斬  
金使焚其書以明大義滿差等竊知之及致  
祭日不許陞殿設空幄於錦川橋令行祭與  
仁穆大妃致祭時異禮會都監軍私習後苑  
宿衛禁旅亦方替直風吹帳開滿差等見幄  
後有兵大懼排門跳去觀者塞路街童投瓦  
礫詬之滿差等遂撤走碧蹄朝廷追遣朴簪

委曲開諭且給禮單滿差等終不受而去○  
三月下諭八道曰後金猖獗敢以僭號之說  
通議此豈我國君臣所忍聞者乎朝廷不量  
強弱存亡以正義斷之卻書不受金差入京  
累日終不得接辭發怒而去都人士女雖知  
兵革之禍迫在朝夕而無不以斥絕為快四  
方之人亦必聞風激發誓死同仇豈以遠近  
貴賤而有間哉爾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  
之人自願從征共濟艱難○夏五月命春信  
使羅德憲充軍白馬山城回答使李廓充軍

國朝實錄卷之二  
四  
劔山山城先是辛未滿洲移都瀋陽凡城郭  
宮室廟社之制悉模中朝其志已不在小且  
其稱帝雖自後金之時未嘗敢施於國書至  
是加尊號曰寬溫仁聖改滿洲為清改天聰  
為崇德設壇告天受羣臣賀令德憲廓入參  
賀班德憲等不肯屢被箠楚破裂其衣冠終  
不從滿汗令甲士縛德憲等驅出通遠堡付  
以答書德憲等見其稱帝稱詔棄置所館至  
義州馳啓言其狀平安監司洪命耆上疏請  
梟德憲等於境上以二人首傳示金汗責以

大義疏下備局備局覆啓言德憲等終始不  
屈大略可見於汗書宜以辱命之罪拿問處  
置 上從之照律充軍遂以德憲等名檄送  
通遠堡具道其委置所館意復因節使之行  
奏滿汗僭號狀於中朝○秋八月大司諫尹  
煌上劄請進駐平壤堅定死守之志永絕退  
避之念使八路忠義之士四方勤王之兵雲  
合影從以趨國家之急 上嘉納○九月  
帝遣監軍黃孫茂以我國與金絕和降勅褒  
諭時檄烏都督沈世魁具絕和事以聞 帝

國朝實錄卷之三  
命孫茂諭之且理軍務孫茂至關西移咨朝廷曰見貴國人心軍器械決難當彼強虜勿絕羈縻之計及孫茂入京上郊迎明日宴使臣還宮遣大臣面議軍務孫茂無他語但張皇移揭有今虜人奄有三韓之語廟堂三司皆請辨理上曰此乃泛說也政院亦言東岡記事有東望朝鮮西望三韓之語其以遼廣為三韓明矣乃止孫茂將還上復幸所館方宴椽島送書報金兵震汚皇陵上為言于詔使勿舉樂勿插花以裁損其禮

焉○大司諫李植上疏請自公卿大夫下至胥僕雜職之類俱編為部伍各道行大同法久任監司以領之下備局備局覆啓言利害相半待植還朝面議以處如其言以植方受由在鄉也○冬十月時朝廷草野莫不以絕和為幸斥和為正獨判尹崔鳴吉終始主和一時持清議者指鳴吉為秦檜之誤宋然鳴吉抗然無愧主和愈益堅二月滿差之來鳴吉力請只答金汗書毋答八高山等書以羈縻之上終不聽至是復請國家大事與心



腹大臣密議承旨史官亦皆屏去勿使預聞  
於是兩司啓言正大光明之舉有何隱諱於  
承史者而塗人耳目使不得聞見必欲行其  
宵臆古之大奸慝不翅過之請削鳴吉官爵  
上曰如爾等之論良平皆為萬古罪人也不  
從鳴吉上劄自辨曰今日攻臣之論出於若  
千年少之口而舉國靡然環視終不敢明臣  
心事者無他一開口則相隨入於和議科曰  
也然臣心未覺今日和事之為非曾在 宣  
廟朝倭賊蹂躪八方辱及兩陵誠百世必報

之讎而成渾以儒宗因天將一言敢發奏請  
講和之論此豈忘讎負君而然哉以當日事  
勢必不止於兩陵遭變而已也事有名義而  
實不然者太王避狄去邠有以國君死社稷  
致責太王太王必難為對蓋道有經權事有  
輕重時之所在義亦隨之臣之為此羈縻之  
言者以國力方竭虜兵尚強姑守丁卯之約  
以緩數年之禍得以其間發政施仁收拾民  
心築城儲糧益固兵備斂兵不動以觀彼釁  
為國家計無出此者既素定於心又屢言於

人入陳榻前出爭大臣悶宗國之將危不暇計一身之利害孤立一世屢困而莫之悔世間寧有如許愚迷之小人乎宋之主和者禍歸於國而利歸於身今之主和者禍歸於國而利歸於身今之賢邪事之是非不難知矣○遣譯官朴仁範賫檄如滿洲用崔鳴吉言也校理尹集上疏略曰近有一種邪慝之言上蔽天聰下絕人望將使天地晦塞義理斃絕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夫天朝之於我國乃父母也為人臣子者其可與

父母之仇讎約為兄弟置父母於相忘之域不以為恥乎壬辰之事秋毫皆帝力其在我國食息難忘而頃者震沔皇陵驚心痛骨寧以國斃義不苟全顧兵弱力微雖不能悉賦從征亦何忍以和議倡之於此時乎鳴吉劄子熒惑天聽外挾強虜內劫吾君其臺論雖發一邊送書云者何其不有臺閣至於此極是言亦足以亡殿下之國而殿下非惟不能正其罪乃反用其言合啓方張國書渡江嗚呼國家之置臺閣亦奚用哉疏入留

中不下○十一月朴仁範還自清國清汗言于仁範曰爾國若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王子大臣更定和議則我當大舉東搶也其答國書曰貴國多築山城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扞我乎貴國所恃者江都我當蹂躪八道其可以一小島為國乎貴國持論者文臣其可以揮筆却之乎仁範歸奏其言與書 上引見大臣下詢自強之策仍命邊城毋納彼人廟堂欲送宰臣以塞責其言且觀彼情然斥和之論崢嶸迭起不

敢顯言送使久然後始送朴簾使清已過清

汗所言之期○十二月清人大舉犯京是月

已卯初九日清汗率睿親王多爾袞俗稱九王又稱貴英

介由昌城渡鴨綠江先遣英俄爾岱馬福塔

二酋率五百騎直趨京師勢如飄風龍骨山

烽連舉二炬而都元帥金自點以為此必敵

迎朴簾之行也不即狀聞故朝廷漠然不知

壬午義州府尹林慶業始馳啓敵兵已到九

連城癸未自點及平安兵使柳琳又啓敵兵

已到安州甲申十四日開城留守又啓敵兵已

過松都 上引見大臣備局堂上問計將安  
出領議政金瑬請幸江都衆議皆以為然遂  
從之命宗廟都提調尹昉禮房承旨韓興一  
奉廟社 主原任大臣金尚容等隨嬪宮元  
孫 鳳林麟坪兩大君先向江都右議政李  
弘胄薦判尹金慶徵為都檢察使 上問瑬  
曰卿子可堪此任否對曰臣子雖無能至於  
捍禦不後於人也弘胄又薦副提學李敏求  
以副慶徵乃命二人等扈往江都協力守禦  
日晚 上率世子出崇禮門哨卒報敵騎已

至梁鐵坪 上命訓練大將申景禎結陣于  
門外還御門樓從官皆乘馬而立 上曰事  
急矣奈何前府使池汝海杖劔前對曰敵犯  
境未三日而已到此軍馬必疲願得五百精  
兵陣于沙峴以砲手鏖其前鋒則敵不敢衝  
突而大駕可達江都矣諸臣皆言彼我衆寡  
未可知以五百嘗試危道也吏曹判書崔鳴  
吉進曰宗社存亡迫在呼吸臣請以單騎入  
敵陣問其動兵之由敵若殺臣臣當死馬蹄  
下幸而接話少駐其鋒則近京保障莫如南

漢願 上徑入南漢以觀其變仍請與同知  
中樞府事李景稷偕往 上許之復撤禁軍  
二十人與之皆散走鳴吉乃與景稷及徧裨  
一人到沙峴遇敵將駐馬詰其渝盟動兵之  
由而故拖引酬酢日已晏矣 上與世子遂  
由光熙門幸南漢夜二更入城○乙酉日十五  
金塗夜勸 上移蹕江都洪瑞鳳李聖求亦  
贊之李弘胄以為不可曰勢必狼狽何可徼  
倖是曉 上發自山城方出門御乘馬忽戰  
掉流汗蹉蹄不前 上異之攬轡還向城門

則馬行甚疾後聞清將揣 上必移蹕江都  
伏兵要路因駕還不果發云 上還御山城  
塗聖求等猶復力請幸江都 上曰既與士  
大夫及宗族同入此城雖使予脫身獨生何  
面目復臨羣下乎聖求曰然則世子以數十  
騎入江都可也時世子在 上側號泣 上  
止之左右皆泣下莫敢仰視史官金弘郁李  
之恒俞撤說書俞榮注書李道長等啓曰兵  
迫城下變在呼吸而塗等以其家累之入江  
都不量事勢固請移蹕脫有不虞何以處之

國朝實錄卷之二  
軍兵等以大駕將出覲待闕下尚未分守城  
堞願 上出御殿門招體察以下諸將具甲  
胄聽軍令堅定守城之策 上曰善命兵房  
承旨李景魯招體察使以下諭以不用命者  
當施軍律乃分命訓練大將申景禎守東城  
望月臺揔戎使具宏守南城水原府使具仁  
垵副之御營提調李曙守北門大將元斗杓  
守北城守禦使李時白守西將臺京外軍揔  
一萬二千餘人文武蔭官及宗室三醫司隨  
駕入城者又四百餘人或徒步入城者○

崔鳴吉李景稷與清差一人偕還留清差於  
城外鳴吉景稷入城 上引見握手勞之仍  
問敵陣中酬酢對曰彼云初約三件事過十  
一月無形影故欲問其由到義州則府尹不  
見到兵營則兵使又不見以至箕伯海伯俱  
不見故輾轉到此欲見 國王請其端臣以  
主上移御南漢為答彼又云若遣王子大臣  
斥和人則當自此還歸云矣 上曰卿於是  
乎見欺也豈為三件事動兵到此乎命尹暉  
韓汝稷與鳴吉復往敵陣其答一如鳴吉言

時清兵大陣未及至故為是緩辭以給我而諸使等皆不悟也清兵自慕華館至南關王廟聯絡布陣又於興仁門外結五六營而都城府庫人物不許侵掠人民往來亦不之禁只奪牛馬而已故朝廷遣戶曹郎入京運府庫財以為禮幣之用又令各司官一負入城看守府庫○丙戌以綾峯君偁稱王弟刑曹判書沈諱稱大臣送于清陣馬福塔問諱曰往在丁卯爾國以假王子欺我今來者果是真王弟真大臣乎諱恐慙失措不能對復

問於朴蘭英蘭英以為真馬福塔等大怒遂殺蘭英語諱等曰必送世子然後可以議和也○是日初昏 上出巡城堞慰諭將士自南門至西門而還宮以蠟書徵諸道兵又下諭于都元帥金自點副元帥申景瑗曰車駕方在危城中內無可恃之勢外絕蟻子之援國之存亡迫在呼吸卿其急急入援時自點在安州敵兵過後始起軍從山郡向嶺西路遇敵大敗景瑗到寧邊遇敵見擒○御營提調李曙病甚以元斗杓代之○丁亥遣洪瑞

鳳金蓋國往清陣 上引見大臣備局堂上  
泣語之曰三百年血誠事大受恩甚重而當  
倫紀斃滅之時幸與當時立節之諸賢為此  
撥亂之事業居人君之位行人君之事者今  
十有四年矣緣予薄劣無狀致有今日之事  
他時設使得生將何顏見中朝之人而拜  
先王之廟乎諸臣皆泣曰此皆臣等無狀而  
致然也 殿下何失之有乎 上曰年少新  
進思慮淺短議論太激致有此禍若使當時  
不斥絕彼使則設有此禍其勢必不至此也

皆對曰年少淺慮之人誤事至此誠恨誠恨  
上曰此實正堂堂之論故予亦不能拒絕  
以至於此實關時運何可咎人仍命瑞鳳蓋  
國等往清陣先謝前日之失次言大君方在  
江都當追送也○洪瑞鳳等至清陣馬福塔  
言世子若不來不可為和瑞鳳等還入城與  
金塗崔鳴吉張維等請對塗奏曰彼又添兵  
其數甚多一片孤城勢已危迫不知所以為  
計也 上曰卿等必有見其各陳之維對曰  
臣等欲有所達而不忍發口仍掩泣 上曰



欲以世子為質乎塗曰交質自古有之世子雖往清營豈必迫之入藩也 上曰羣情如此吾當遣之三大臣隨行可也兩司及講院諸臣進曰備局諸臣欲以元良為奇貨不可不正其罪 上曰為宗社生靈計也東陽尉申翊聖請對曰誰為 殿下畫此計者 殿下讀古人書獨不見宋之事乎欽宗被執徽宗繼擄此必至之勢也 殿下乃與以君遺敵之大臣共圖國事不亡何待臣當以所佩劍斬倡論者之頭挽世子馬碎首於前幸勿

為怪 上曰廟堂之言不至如此卿必誤聞

也金尚憲及義昌君琬

宣廟八男

亦求對力爭請

斬塗等塗等既退還入而待罪 上曰此非相排之時並退去○戊子御營提調元斗杓募軍出戰於北門頗有斬獲諸軍稍有擊敵之心○上御行宮南門曉諭百官軍民其略曰今君臣上下同守一城和議已絕惟有戰耳戰勝則上下俱安不勝則上下俱亡惟當處危求安協心奮擊彼孤軍深入其強易弱四方援兵相繼且至天若助順兵雖少可以

國朝實錄卷之三  
敵衆况我兵尚多於彼乎爾等當此苦寒薄  
衣糲食暴露守堞觸目傷心若痛刺在身而  
無以覆育此猶父母無資財以畜其子也望  
爾等各奮忠義相與約誓共圖大福則他日  
相愛亦當如父子爵賞豈足道哉滿庭臣僚  
聽訖皆痛哭前參奉沈光洙伏地請斬一人  
以絕和議 上問一人為誰光洙曰崔鳴吉  
也光洙又言廟堂諸臣拱手而坐曾無畫一  
策退強寇乃欲以世子送于敵中聞者莫不  
欲食其肉願加重律於此等大臣以金尚憲

代為之相則庶幾鎮服軍情也仍不起 上  
曰已知汝意其退去○教曰將士當此嚴寒  
晝夜守埤雖無斬獲之功予心嘉悅克敵之  
後當論功行賞而中軍以下未六品者陞授  
六品實職五品以上以次陞實堂上嘉善亦  
並實職除授軍卒則限十年一結復戶○命  
以杞城君俞伯魯為協守使分隸百官於城  
堞○已丑大風雨命祭城隍祈晴風雨乃止  
○命城內居人限五年一結免稅復戶勤勞  
表著者賤人免賤良人論賞○以蠟書諭江

國朝通鑑卷之三十一  
都留守張紳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使  
之通諭于都副元帥及諸道監兵使星夜來  
援又飭本府防備及津渡譏禁○摠戎使具  
宏募得壯士殺敵二十人命其軍官李成翼  
特加一資○戶曹判書金蓋國請對言利保  
峴南方要路我若先據則三南自通是於兵  
法扼其吭也外兵可以有恃而進臣以此意  
言于體府體府以城中四百精銳之分撥為  
難然我若奪險敵必專力於彼城中可無虞  
也 上曰善招體察使金塗具語之故塗對

曰湖西軍今明當到諸道兵亦必鱗次而至  
俟外勢稍振徐為之計未晚也 上曰方今  
急務迎勤王兵於南路相犄角也羅萬甲曰  
芻糧中絕逕路四塞事機甚急豈可坐視乎  
利峴三道要地奪以據之命令可通也孤軍  
深入兵家所忌古人以為女真不知兵今果  
然矣塗終不以為然蓋國又言從官之不守  
城者亦不可使之飢而糧餉極難繼也沈悅  
曰下道糧餉輸入便也 上曰何以輸入悅  
曰故郡之敵兵零星斗尾之山勢高峻夜縱

國朝實錄卷之二  
勇士掩擊屯敵輸糧餉致山上然後以次運入夫何難哉運糧進兵必得東北上游之形勢乃可濟也蓋國曰臣所以請據利峴者為是故也○庚寅以蠟書諭忠清道觀察使鄭世規節度使李義培全羅道觀察使李時昉節度使金俊龍慶尚道觀察使沈演左節度使許完右節度使閔林等趣令勤王○清人送鄭命壽請和命壽本成川官奴也為人兇獍丁卯投敵百計害我國以邀利於敵至是來請和申翊聖曰此賣我也以和亡人國自

其常態慎勿令主和之臣出接再誤事也上曰然遂遣金蓋國李景稷出城問情命壽言今不請世子但送王子大臣和可成也且曰頭雖剃髮心在朝鮮也蓋國等歸以奏上曰兇甚矣責而送之可也○時扈從入城者衆官四百餘人軍兵一萬四千餘人而李曙所措置糧穀尚餘一萬四千三百餘石醬尚餘二百餘瓮可支五十餘日有欲勿給散官糧者上不許曰彼既從我食則同食飢則同飢也聞者感泣○辛卯御營別將李起

國朝實錄卷之二  
榮出兵擊敵于西城下斬馘十餘人訓鍊大將申景禎亦有斬馘於東城時敵欲遏我勤王師屯兵四出設芻人以補其大隊之缺我衆皆欲乘機一戰而體察使金塗恒恟不肯吏曹參判鄭蘊奏曰城中將士無不欲戰曠日持久銳氣或怠無以為力今縱兵鏖戰透通一隅則三南聲息可得以相接未聞兵不血刃而使敵自殲也 上以為然○設軍功廳以吏曹參議李敬輿兵曹參議鄭基廣掌其事金盞國言壬辰之亂別設軍功廳錄其

立功者而賞之今體府多事不能專意於此仍請別設一廳故有是命○諭諸道士民使之糾合義旅廓清大難○壬辰 上召謂金塗曰今日當與敵決戰也塗難之 上趣傳令各營飯已出戰於是協守使俞伯魯杖百官之晚到者五人以明軍令募得勇士出戰殺敵五十餘人幼學尹之元以鐵鞭奮擊二騎而斃之人皆鼓舞 上賜之元酒除六品職犒賞諸募軍有差○癸巳<sub>二十</sub> 上率扈從百官行望闕禮以皇朝 聖節也○上御

北門督戰四營各有斬獲至夜 上困甚坐  
眠夢有人告曰敵方以雲梯登北城何不備  
禦乎 上問為誰答曰我溫祚王也 上驚  
覺立命偵之果然令壯士擊却之斬獲甚衆  
命還都後建溫王廟于山城○甲午大雨雪  
上率世子及承旨史官祈晴于後苑焚香四  
拜祝曰入此孤城所恃唯天而凍雨忽下舉  
皆沾濕一身凍死固不足惜何辜乎百官萬  
姓願天少霽活我軍民仍伏地痛哭御衣盡  
濕承旨等力請還入終不從檢閱俞撤出語

大臣率諸宰入而懇請亦不從左右莫不泣  
下 上復命禮曹判書金尚憲祈晴于城隍  
至昏始還寢殿有一卒進前言此敵易與耳  
但勿以衣錦紬者為將然後可戰也○乙未  
上親臨犒軍○清人搬運松枝雜木環圍城  
外周百餘里高數丈帶以藁索懸以鍮銅等  
器相觸作聲以訶我人之出入內設木板防  
牌又內設伏兵以四人為隊相距百步柵外  
列陣皆設布帳草幕蓋防我國招援師之路  
也宣傳官閔震益請挺身趨柵傳命於諸道

軍中 上許之是夜震益超越重柵傳命各軍受其狀啓而還 上解衣賜之擢拜震益實職○丁酉原州營將權井吉領鎮管兵至黔丹山上舉烽相應未幾為清兵所敗○戊戌金塗於和戰之間莫適所從惟日諏卜於術士會術士言今日和戰俱利塗信之躬率將士往北城督戰城下溪谷回互敵騎處處隱伏只留若干屯兵及所掠我國人民牛馬於山下聞砲聲佯退塗望見敵陣單弱督令下擊我軍在山上者莫測敵謀相顧不下塗

喝刀斧手逢人亂斫於是御營軍三百人一齊下山敵伏始四出圍繞之我軍隊伍雜亂不能成陣人各與敵戰塗又擗節其火藥鉉丸隨放隨給每一放砲請藥之聲震撼山谷三百人為敵所殲無一人得還別將申誠立池汝海李元吉等皆死塗大慚託言北城將元斗杓不相救將置極律左議政洪瑞鳳言首將失律歸罪副將可乎力救之塗杖斗杓之中軍八十棍幾死士氣由此沮喪無意出戰○敵兵入南陽府執府使尹榮榮罵敵不

屈死之榮為人俊偉有法度工書善屬文教  
二弟集柔身兼師友後建祠江都立碑南陽  
府○忠清道觀察使鄭世規聞南漢危急選  
兵得八千人星夜馳到麻喜川付狀啓於宣  
傳官閔震益及僧人以達行在遂進兵陣于  
險川敵先以遊兵犯其前陣世規盡力禦之  
不暇後顧敵忽自後衝突我軍大潰公州營  
將崔震立連山縣監金弘翼藍浦縣監李慶  
善金井察訪李尚載等皆死之世規墮於巖  
下連山軍梁吉福潛負而逃○己亥先是

上之將發京師金瑩崔鳴吉請起復沈器遠  
以為留都大將 上可之尋兼四道都巡察  
使命收合畿甸軍兵遮絕敵兵歸路器遠日  
與戶曹叅議南銑輸置戶曹財寶於三角山  
狀啓言收拾落後砲手與都民結束以權井  
吉為將掃蕩敵屯於崇禮門外皆虛假之言  
也亡何敵盡奪三角山所輸財寶追及器遠  
銑器遠銑步走楊根匿于迷源山谷中諸道  
兵從器遠者皆隨入時都元帥金自點亦避  
兵于黃州正方山城俱遲徊不進○庚子



國朝實錄卷之三十一  
上謂守禦使李時白曰城中凡百多不備豈  
卿受任後未盡區畫歟時白謝曰臣亦慮有  
今日之患請於體府以畿邑軍兵分屬山城  
而體府不許又請合操定其信地而體府又  
不許又請繕修器械而體府又不許臣不得  
已筵請所屬軍一番夜操復造土室積置若  
干柴草臣罪萬死金塗聞之大怒謂洪瑞鳳  
曰公薦此人守城公之功也覆城公之罪也  
仍託他事拿時白杖以別棍血流被衣人皆  
驚駭時白略無忿恨之色○清汗軍大至彌

三十萬陣于炭川綿亘廣津三田渡獻陵三  
路雪野無片白

國朝寶鑑別編卷之二

國朝寶鑑別編卷之三

仁祖朝三

**丁丑**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

初一日

上率扈從百

官行望闕禮於皇朝除舞蹈○壬寅遣洪瑞鳳金蓋國李景稷于清陣時敵兵充斥外援不至城中糧餉僅可支旬日 上召大臣諸臣議國書崔鳴吉曰當以遠臨弊邦差人問安為辭既遭會稽之辱寧避降屈之言乎洪瑞鳳曰浮議誤事之失亦當悉言之以謝過也金尚憲執不可鳴吉厲聲曰范蠡大夫種

國朝實錄卷之三  
為其君乞和保全其國然後方有卧薪嘗膽之地也張維亦言兵交使在其間書辭貴在婉曲上沈吟乃教曰強國之於弱國亦不當待之以慢况弱國之於強國乎命召二品以上更定書辭以送及瑞鳳等至清陣受答書而還以詔諭為稱上復召諸臣問計左右皆默獨尚憲以為今雖謝罪未必解怒莫若以彼書頒示三軍激勵士氣也鳴吉曰眾寡強弱決難抵敵當遜書以答也於是上戒尚憲曰上有宗社下有生靈當此危急存

亡之時卿勿高論勿固執坐失事機也仍命張維崔鳴吉李植撰出答書○癸卯完豐君李曙卒于軍上哭之慟進素膳七日賜衣衾棺槨命竇還都入嬪京第後又命配享溫王廟○慶尚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林與清兵戰于雙嶺軍敗死之完林兵四萬人至雙嶺完陣右岡林陣左岡完令精兵處中堅羸兵為外陣人給火藥二兩哨官李擇大呼曰外陣不支則中陣能獨支乎戰方酣清兵一隊自南山上峯魚貫而下我砲齊放中敵輒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斃會火藥已盡請藥之聲四面齊發敵聞之  
踰木柵突入我軍大潰積尸滿坑谷安東營  
將宣若海連發三十餘矢死之右陣既陷敵  
全軍趨左岡林整陣待之砲發無不中中輒  
殺幾乎全勝林亦人給火藥二兩隨盡隨給  
火繩觸藥裏火發一軍大擾敵乘時衝突遂  
敗死初完林之下寨也若海謂曰陣于南山  
無敗理也完林不聽且不能遠斥候以至於  
敗○甲辰罷協守使俞伯曾以刑曹叅判李  
燾為協守使伯曾疏論海昌府院君尹昉領

議政金瑬主和誤國之罪請並斬之上以  
其妄論大臣命罷其職時司諫李命雄校理  
尹集正言金重鎰修撰李尚馨等亦論崔鳴  
吉之罪上曰南門危迫之際挺身請往以  
緩敵鋒可嘉不可罪也○乙巳全羅兵使金  
俊龍大破清兵於光教山俊龍選其精銳作  
為方陣四面皆外向芻糧置中以為遇敵必  
塵之形及至光教山偵知敵兵大至乃先據  
山上顧視形便山凡九谷精抄砲手列伏谷  
口自陣山上以待之清將白羊高蒙金假面

當先而來直向山上一率仰而放之一發即斃俊龍知敵入伏鼓譟麾旗於是伏兵盡起四面鏖殺清兵大敗俊龍矢盡糧匱退陣水原將欲得餉前進軍竟潰散○丁未以佐郎尹之元為督戰官趣勤王兵入援時全羅道觀察使李時昉領兵到安城聞金俊龍軍潰退守公州慶尚道觀察使沈演領兵到水原聞許完等敗退守忠州咸鏡道觀察使閔聖徽與南兵使徐佑申合兵到楊根黃海兵使李碩達領兵二千五百到光陵下慶尚道僧

將覺性領道內僧軍二千人上來俱為敵兵所扼不得進故有是命○庚戌命禮曹判書金尚憲祭溫祚王尚憲啓曰溫祚王以百濟始祖定都此地歷年最多其神必靈古人行師駐軍祭其地之神今請祭溫祚王上從之○辛亥初元宗大王影幘權安于城內開元寺仍稱崇恩殿時京城南別殿改名為崇恩殿故此仍稱之至是上親祭○乙卯護軍閔馨男上䟽曰今日之事急矣外無援兵之奏捷內無良將之可恃束手孤城只待死日一國生靈之糜

爛有不暇恤二百年宗社置之何地當初守  
正之論輕挑強虜之怒坐致兵禍噬臍無及  
父母病革命在呼吸其忍徒守古方不用救  
急之藥乎昔散宜生輦賄珠玉姜女以脫文  
王於羑里此不得已也經月之圍急於白登  
陷天之勢甚於冒頓若使陳平再生秘計奇  
謀何所不至哉方今一種議論崢嶸不已動  
失機宜惜也兵不厭詐策貴全勝須與大臣  
商確堅定勿撓○丙辰清以白旗書招降二  
字立於望月峯下為大風所折倒我軍望見

歡喜清亦不復敢建旗○丁巳初洪瑞鳳等  
再致國書於清陣凡三日無所答是日清人  
至西門外請我使復遣洪瑞鳳崔鳴吉尹暉  
如清陣先是國書交致之時馬福塔受書英  
俄爾岱傳書二酋皆清之大臣或稱王子也  
至是英俄爾岱傳其書有云前後往來文移  
為我兵所得者往往呼我兵為奴賊潛身竊  
取者為賊我果為賊何不擒捕而置之不問  
耶以口舌詈人諺所謂羊質虎皮也仍使英  
俄爾岱語瑞鳳等曰爾國文書皆以賊稱我

國朝年錄卷之三  
五  
兄弟之義果如是乎瑞鳳等答曰我國之人或殺戮擄掠於貴國則貴國之人亦必稱之以賊何異於是哉及瑞鳳等還復修國書以送清陣清陣托言馬福塔因事他往終不受○戊午寒威屢日折綿守堞軍多凍死朝士之守堞者凍斃無人色大半呻吟然未有一人敢懷偷生之心人以為雖古之沈寯產蛙民無叛意亦有所不及云 上憂念宗社生靈夜不能寐引見大臣命勘定國書崔鳴吉請稱陛下稱彼年號諸大臣復力言之承旨

李景曾曰奉君父入孤城危急如此今日之事孰有異論乎 上沈吟良久乃許之諸大臣及鳴吉等退坐備局點攬國書禮曹判書金尚憲自外至慟哭裂書請對奏曰君臣上下同守一城尚有可全之理諸臣不此之思輕為國書自紊名分名分既定則彼當責以君臣之義強之出城縱使如是得脫重圍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臣已裂其書自犯死罪請於此地伏劔也 上噓唏長歎曰卿言正矣予非不知卿言之正然上而為宗社下

而為父兄百官萬民不得已為此舉也時尚  
憲辭意懇惻淚隨言零左右皆泣下退至寓  
舍却食決一死○已未李弘胄等持國書往  
清陣清陣不受弘胄等空還崔鳴吉與金瑬  
入對復請稱臣吏曹叅判鄭蘊上劄曰前日  
國書皆出鳴吉辭極卑諂乃一降書然猶不  
書臣字名分未定也今若稱臣則君臣之分  
已定君臣之分已定當唯其命是從若命之  
出降則 殿下其將出降乎命之北去則  
殿下其將北去乎命之易服行酒則 殿下

其將易服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  
聲罪致討然則國已亡矣到此地頭 殿下  
其將何以處之乎鳴吉之意以為稱臣則城  
圍可解也 君父可全也設或如是猶為婦  
寺小人之忠况萬萬無此理乎自古天下國  
家安有長存而不亡者乎與其屈膝而生曷  
若守正而死社稷况父子君臣背城一戰不  
無完城之理耶嗚呼我朝之於中朝非如麗  
季之於金元父子之恩其可忘乎君臣之義  
其可背乎天無二日而鳴吉欲二其日臣無



國朝通志卷之三  
二主而鳴吉欲二其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身疲力弱不能以手板擊之伏願痛斥鳴吉以正賣國之罪焉○辛酉李弘胄崔鳴吉尹暉又持國書至清陣英俄爾岱又不受趣令縛送斥和人弘胄等曰斥和首倡乃洪翼漢也以其罪已遠配矣時翼漢方補平壤庶尹而托言以緩其期也弘胄等還奏其語上曰寧與斥和人同死豈忍縛送也於是禮曹判書金尚憲吏曹叅判鄭蘊前大司諫尹煌前司諫李命雄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等

皆以斥和首實請往清陣死煌子正言文舉上疏請代父往 上答曰予無此意千萬勿懼是夜申景禎具宏元斗杓三大將麾下士詣闕大呼請送斥和人於清陣不然以斥和人拜將擊敵體府諭令退去獨守禦使李時白麾下士不與焉○壬戌清多爾袞陷江都領敦寧府事金尚容前判書李尚吉敦寧都正沈覲弼善尹炗前掌令李時稷司僕主簿宋時榮別坐權順長生負金益兼等死之初金慶徵不文無識貪婪恣橫方嬪宮 大君

國朝實錄卷之三  
之入江都也其父塗囑李弘胄薦慶徵為檢  
察使弘胄心知其必敗然怵塗權勢奏遣之  
李敏求即兵曹判書聖求之弟雖粗解文墨  
中實慤懦褊側弘胄亦受聖求囑薦為副使  
兩人先送其家累於江都僮指麗服馱載連  
絡十里京中避亂者莫不憤罵及至江都慶  
徵賣父勢益肆傲慢尚容有言則輒曰避亂  
大臣何庸指揮 鳳林大君有言則輒曰當  
此危急之際 大君不宜干預視之若無也  
尚容嘗欲號召三南散卒以解山城之急令

敏求從海道巡募列邑敏求以大船盡載妻  
子貨賙而行尚容歎曰安有率妻子募兵者  
乎遂止不送於是慶徵敏求日沈醉謔浪謂  
敵兵不能飛渡置守備於相忘之域進士尹  
宣舉沈世熙書責曰 王趾巡城儒臣守堞  
薪膽即事杯酒非時慶徵等怒詬不聽至是  
多爾袞率三萬兵載三板船數十艘於大車  
至甲串津放紅夷砲聲撼山海遇物輒摧爛  
慶徵敏求始懼慙因措欲退守府城戶曹佐  
郎任善伯以放料至津倉告 大君曰長江

天險舍此何之大將一退諸軍必散莫如悉  
發府城中老弱陣于鎮海樓下列砲矢使彼  
不得渡也 大君善其計顧慶徵力勸慶徵  
不答與敏求走匿倉舍 大君曰事急矣不  
可恃檢察之節制我當入府城領來也仍使  
善伯告意於慶徵慶徵唯唯 大君即策馬  
入城未幾敵小艘擁盾搖櫓中流而下忠清  
水使姜晉昕先已率舟師泊燕尾亭下聞敵  
艘將渡甲串移船迎戰破敵數艘奪其器械  
甚衆晉昕船亦被敵砲數十穴矢丸且盡時

留守張紳以舟師大將乘大船泊泚托以潮  
退水淺不進船晉昕伐鼓麾旗趣進船協力  
鏖敵紳不應晉昕大呼曰張紳汝受國厚恩  
忍負之若此乎吾當斬汝頭紳若無聞也紳  
先鋒井浦萬戶鄭埏與敵戰破敵一艘紳亦  
鳴金退船於是敵艘盡登津岸四望無伏兵  
麾白旗招其未渡之大陣鼓譟蔽海而下中  
軍黃善身千搃姜興業具元一率兵力戰死  
之慶徵敏求及紳皆逃敵兵如入無人之境  
中官金仁徐厚行等負元孫乘小舟走入注

國朝實錄卷之三  
文島尚容方登南門樓禦敵敵兵已四圍知  
不得免踞火藥櫓而坐解上衣付從者使歸  
以葬孫壽全年纔十三在側不去願與同死  
順長益兼亦揮之不去遂火其櫓人與樓皆  
飄颺騰空無所見尚容為人愷悌和粹表裏  
如一與人處絕無畦畛而中實毅然有不可  
奪者詩文清腴條暢善篆隸時年七十尚吉  
不喜浮華居官清素至是寓居城外十里仙  
源村聞府城已陷處置家事馳入府自縊死  
覩與其妻宋年俱七十手寫遺疏與宋北向

四拜相對自縊死於鎮江村炷時稷時榮同  
寓一室並自縊死其餘前監司鄭孝誠前掌  
令鄭百亨等或全家或夫婦殉節者無慮百  
餘人多爾袞大兵由城外大呼曰屠城易耳  
所以頓兵不進者皇帝已許和急遣官來聽  
大君使尹昉往昉乘肩輿入敵陣自稱老病  
不為禮左右露刃欲劫多爾袞止之復請與  
大君相見 大君曰聞東宮亦已請行苟可  
以解急吾何畏死哉遂行至陣門多爾袞令  
譯者導之入甚敬禮焉日晚多爾袞留兵城

外禁暴掠與 大君聯騎入城請 大君修  
簡使宰臣馳啓于行在越二日譯者還言  
上已講和還都 大君嬪宮諸宰將發多爾  
袞使我國人陪扈以行使其兵在後歸我國  
彼擄男女數千人○癸亥水原府使具仁屋  
竹山府使具仁基將官數百人詣體府請出  
給斥和人於清陣金塗有懼色言當從爾等  
之請速退○是夜三更清兵由雲梯將踰西  
城守禦使李時白率衆拒戰再中流矢血流  
滿衣軍吏勸着甲胄時白曰當與諸軍同死

何獨衣甲胄遂督諸軍力戰清兵死者無數  
城外血流成渠甲胄弓劍委積於崖壑 上  
賜酒慰諭曰卿雖為士卒不被甲然予若失  
卿國將何恃今後則必為國彼甲也五更清  
兵又犯東城訓練大將申景禎擊却之○甲  
子清兵犯南城及曲城搃戎使具宏擊却之  
清人設大砲於望月峯及南城對峯放之終  
日不止東城一隅毀幾盡以藁薦盛土障之  
灌水成冰以為固○丙寅訓練御營軍棄堞  
詣闕大呼請執送斥和人於清陣 上召大

臣問故金塗對曰軍兵等其父母妻子皆被搶殺故視斥和者如仇讎今軍心已動勢難鎮定惟當務循其意也 上命承旨曉諭乃退○洪瑞鳳等自清陣還進清汗書言江都已失守且送尹昉等狀啓及 大君手書仍請 上出城相見則當即罷兵還歸先是國書遜辭之後清汗每請 上出城相見朝廷疑其見欺洪瑞鳳崔鳴吉屢與清人酬酢清人指天為誓清汗書亦言朕方經理四方若以詭譎取之則天下豈盡以詭譎取之乎至

是復以 大君手書送之者蓋欲釋我疑也○丁卯金塗崔鳴吉等白 上曰皮幣珠玉湯文所不得免漢高屈體於鴻門唐代宗親拜回紇於馬首是知人君當為國家萬世慮而不當效匹夫之為諒也三司猶言其不可上拊髀歎曰背城一戰同死社稷是予之初心也今天不助順事機大變三軍之衆情已動江都之天塹又失不唯予之子婦及諸臣家屬被拘而已且廟社 主得全亦未的知予雖死何面目拜 祖宗于地下乎諸臣皆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痛哭 上仍命塗等以出城相見之意撰國書遣李弘胄金蓋國崔鳴吉如清陣○戊辰平安道觀察使洪命考與清人大戰于金化死之時命考聞清兵渡江進守慈母山城及清兵由大路過平壤命考泣曰以敵遺君守此何為即檄節度使柳琳同率師入援命考問進兵路於琳琳曰當從間路與都元帥及諸路合兵前進為萬全之策也命考曰善遂由三登伊川至金化栢田遇清兵斬敵數百餘級餘皆散走多爾袞在汗陣謀知率數萬

騎奄至琳違命考節制布陣失其地竟大敗命考解符付從者凝坐椅上遂遇害順安縣監許輅等同死者十餘人琳收合餘燼殊死戰敵遂退兵事聞贈命考吏曹判書旌閭錄子孫○金尚憲聞 上欲出城與清汗相見解衣帶自縊其子光燦挽止不能得又欲自裁賴李敬輿等往救得不死鄭蘊作贊書之衣帶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正其時仍拔所佩刀自刺其腹血流滿衣羅萬甲往救之蘊笑曰古云伏劍而死今日乃知

其義也略無戚容○已巳時清人日來索斥  
和人而 上不忍送之每令我使以權辭為  
答至是金塗洪瑞鳳李弘胄等求對言彼以  
斥和人只許洪翼漢為怒不許講和勢將以  
金尚憲鄭蘊尹煌尹文舉吳達濟尹集金壽  
益金益熙鄭雷卿李行遇洪琢等十一人送  
之也 上曰何必濫及多人於是塗等請送  
翼漢集達濟三人而翼漢則使清兵過平壤  
時押去便也 上許之集達濟將行拜辭於  
行宮 上泣下嗚咽曰爾等欲使予守正而

乃至於此天下寧有是耶集達濟對曰臣今  
得死所有何憾焉仍賜酒以送○庚午 上  
率王世子及侍衛五百人從臣五十餘人將  
幸清陣金尚憲伏路左痛哭拜送鄭蘊上疏  
言彼若求助攻天朝必爭之曰教子攻父有  
關倫紀也 上至清陣與清汗講和仍即還  
都於馬上失聲痛哭東陽尉申翊聖曰 殿  
下此心足以雪恥中興也○二月清汗撤兵  
北歸○領中樞府事尹昉奉廟社 主自江  
都來至 上親奉安于時敏堂率近臣哭拜



國朝通志卷之三  
○清還送被擄男女一千六百餘人○命中  
外死節者自本邑給葬需役夫都民之死鋒  
刃者自戶曹掩埋○命拿鞫西路都元帥金  
自點副元帥申景瑗諸路都元帥沈器遠江  
都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留守張紳京  
畿水使申景珍統制使尹璠忠清水使姜晉  
昕咸鏡監司閔聖徽全羅監司李時昉左水  
使安夢尹慶尚監司沈演黃海監司李培元  
江原監司趙廷虎等以逗遛不勤王之罪也  
自點安置器遠遠竄慶徵賜死晉昕梟示餘

皆竄配忠清水營軍校詣闕號哭訴晉昕寃  
不省沈諱亦命遠竄○命付慶領中樞府事  
尹昉以不善護廟社主也○上幸慕華館  
犒南漢守堞將士論賞有差扈從百官各贈  
秩二級○三月初太祖影幘奉安于江華  
奉先殿經亂後村人獻之埋安于宗廟後○  
清將馬福塔陷椴島中朝摠兵沈世魁不屈  
死之馬福塔以船五十艘載精兵使孔有德  
耿仲明分領夜二更潛師渡海由島西無備  
處入縱兵襲擊世魁知事不濟踞林而坐馬

國朝年表卷之三  
福塔按陣不動屢遣人謂世魁曰若降富貴  
可全世魁曰我大明之臣死則死耳豈降於  
汝虜乎馬福塔送劍殺之盡屠島中漢人死  
者四五萬人無一人降者 上聞之惻然命  
平安道監兵使收世魁屍具棺擲斂葬軍兵  
死者亦並收瘞○清人殺前掌令洪翼漢翼  
漢自平壤被繫至瀋清汗置之別館朝夕供  
奉甚盛翼漢皆不食曰非禮之食也既月清  
汗盛陳兵威縛翼漢至前脅之使跪翼漢曰  
此膝豈可屈於汝乎仍索筆書于紙曰大明

朝鮮國繆臣洪翼漢斥和事歷歷可陳而語  
音不相曉當以文墨控白夫四海之內皆兄  
弟而天下無兩父矣朝鮮以禮義相尚諫臣  
以直截為風故上年春受言責之任聞爾國  
渝盟稱帝渝盟則是悖兄弟也稱帝則是二  
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覆載之間寧  
有二天子况爾國之於朝鮮有交隣之約而  
先背之大明之於朝鮮有字小之恩而深結  
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  
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是

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  
上有君親俱不得扶護安全由一䟽之浪陳  
致家國之禍敗自究乃罪可殺罔赦血一釁  
鼓魂去飛天歸游故國快哉快哉清汗使漢  
人譯而聽之顧左右曰難哉仍出翼漢斥和  
䟽語之曰吾豈不可為皇帝耶翼漢曰汝乃  
天朝叛賊何得為帝清汗大怒遂殺之漢人  
被擄者環立嘖嘖曰真忠臣也大明天子聞  
之當聳動矣翼漢聰明孝友辭氣激昂慷慨  
詩文清健警敏其尹平壤繕修器械檄募士

民一城賴以得全人服其經濟之才○夏四  
月以辛啓榮為瀋陽贖還使給管餉銀二千  
五百兩使贖還被擄百姓之無族屬者○清  
人殺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初集在途謂達  
濟曰與其埋骨異域曷若托魂我境達濟曰  
不可人固有一死死得其所誠樂也何必效  
匹夫之諒乎及至瀋陽清汗使英俄爾岱屢  
勸二人率妻子來居二人力拒絕之及清汗  
縛二人至庭或誘或脅二人又抗言終不屈  
遂為所殺集暹之孫榮之弟為人清介直截

國朝實錄卷之三  
聰明絕人一過目輒記居家孝友純篤時年  
三十二兩世三人俱死於節達濟允謙之從  
予為人寬厚端方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論  
國事辭氣激昂無回避平生言行無一不本  
於孝悌時年二十九○時有漢人至境致中  
朝都督陳洪範軍門咨文其略曰該國力弱  
難支陽順陰違然其一段戴天朝之忠義固  
可原也今防禦使林慶業才猷克壯忠勇兼  
優信哉可倚干城即以本官陞摠兵職矢志  
滅虜 上命承文院撰出答書又別具一咨

歷陳被兵始末冀得轉奏 皇上飭平安道  
觀察使待漢人復來而密傳焉○六月冬至  
使金堉等回自京師 上召問天朝以我國  
事謂何堉對曰天朝洞知我國情實每謂勢  
窮力弱故然也兵禮兩部沿路帥臣皆厚待  
臣等矣 上曰天恩何可量也○秋八月遣  
近臣賜祭于江都殉節大臣金尚容及險川  
雙嶺戰亡將士命三學士洪翼漢尹集吳達  
濟等老母及妻並賜月廩

**戊寅**

十六年春正月 上設位宮庭西向哭拜

國朝通鑑卷之三  
于中朝蓋於正朝望闕禮變其節也○命南  
漢江都險川雙嶺金化戰亡將士並給復與  
租○三月義州府尹林慶業馳啓言唐船二  
艘來泊西烟臺下致都司之書曰爾國迫於  
彼虜之威脅雖已稱臣而聞閭巷愚民莫不  
憤惋為天朝墮淚其忠義可知爾國人乘船  
潛入石城島言朝鮮盡汚腥膻故舉家入來  
願為天朝之鬼都督慰而撫之云云仍請所  
以為答之語 上命慶業密往見都司備陳  
本國事勢以轉通于都督○夏四月先是以

我國被兵始末別具一咨送于都督府然道  
路梗塞其得達與否未可必至是 上欲專  
送密价以圖轉聞皇朝乃付咨文於平安兵  
使林慶業所募僧獨步傳于都督洪承疇軍  
門凡三往而始得回咨其略曰貴國一段苦  
情天人共鑑即為轉達天聽則惻念遐方甚  
為勤切貴國歷世貞順勞不可泯雖暫迫時  
勢見窘於虜然中朝文武方切齒軫念豈忍  
督過安心協力以效桑榆又曰賢王以英明  
之資遭陽九之會胡馬猖獗荐食屬藩而我

不能整師剪滅此乃貴國之劫數也

**巳卯**

十七年夏五月清殺弼善鄭雷卿及講院

吏姜孝元時雷卿從世子入瀋陽見鄭命壽

陰賣我國以結寵於清汗不勝憤痛與孝元

行間於清欲鋤除命壽卒為命壽所搆陷雷

卿孝元同被殺入瀋宰臣朴簪以聞 上甚

悼惜命賜雷卿葬需其母妻給月廩贈孝元

職○秋七月時清人督刷被擄逃還我民及

向化人

遼東民之慶我國者名曰向化

甚急 上泣語大

臣曰皆我赤子也執送死地豈為民父母之

道乎金瑬請於江都急築土城以兵船改作

戰船崔鳴吉又請令京畿水使依李舜臣所

制龜船之制製造試用 上可之且教吏兵

曹擇良吏修軍政

**庚辰**

十八年春二月兵曹判書李時白上密劄

請送林慶業等以一葉舟通問于中朝 上

出其劄示領議政洪瑞鳳曰惟如此然後可

使後世知予本心也○秋七月江都士民等

以丙子死節人金尚容李尚吉沈覲李時稷

尹蔡宋時榮尹烱具元一等立祠服享

臣事寶鑑卷之三  
二十一  
辛巳十九年春正月清囚前判書金尚憲前持  
平曹漢英幼學蔡以恒等於瀋陽北館初臺  
諫柳碩朴啓榮李娃等啓言尚憲自丁丑以  
後挈家踰嶺便卧土床扈從賞資封還教旨  
春宮異域之行以賓客初不拜送臨危負君  
人臣大罪請遠竄前叅判鄭蘊自刃不死病  
已之後邁邁歸鄉不念分義之重為人臣子  
安敢乃爾請罷職清微聞其說而未得其詳  
及清人徵兵於我以助攻中朝尚憲陳章請  
勿助兵於是清酋英俄爾岱至義州招大臣

諸宰領議政洪瑞鳳及都承旨申得淵等馳  
往義州英俄爾岱問本國有金斜陽者不受  
官爵不用大國年號遠遁鄉里指教年少輩  
上疏斥和云然否蓋尚憲自號清陰日斜則  
清陰生故清國呼為斜陽也瑞鳳等以為我  
國本無斜陽名也英俄爾岱見得淵恠恟狀  
遂大加咆喝以脅之得淵即書示尚憲漢英  
以恒等名英俄爾岱令瑞鳳等馳啓執送三  
人舉朝皆失色尚憲將行過都門上遣中  
使賜以貂裘一領白金五百兩下御札辭旨

國朝通鑑卷之三  
二二二  
懇惻諭以不得臨別之意尚憲上疏謝只受  
貂裘還納白金 上復命宣傳官一人護往  
沿路州縣供給都中士庶觀其飄白北轅莫  
不揮涕尚憲至義州布衣草履曳杖而前歎  
卧諸宰右英俄爾岱問還納教旨事尚憲答  
曰吾老病不除職初無教旨安用還納也又  
問阻兵事答曰吾守吾志吾告吾君非他國  
所與知也英俄爾岱曰兩國既為一家何以  
謂他國尚憲曰兩國各有境界安可不謂之  
他國乎清人皆相顧稱歎遂以尚憲等及得

淵渡江得淵在途亦稱脚病曳杖歎卧清人  
箠之曰汝欲效金斜陽乎入瀋並鎖縛列坐  
于刑部門外清汗使鄭命壽傳言曰丙子橫  
議國家傾危尚憲輩猶不知悔復踵前習且  
漢英頻接臣僚之說必是上國事也以恒徭  
役煩重之言必謂歲幣軍糧也罪俱當死遂  
幽四人於北館絕不通外人尚憲夷然不以  
介意與漢英等日賦詩成卷名雪窖集至冬  
尚憲病劇清出送四人於義州使之拘囚○  
冬十一月清遣人殺義州府尹黃一皓及崔



孝一族屬十二人孝一義州武人也丁丑以後慨然自廢閉戶不出一皓嘉其志遇之甚厚一日孝一全家浮海入皇朝清知之使謀者詐為孝一書寄其甥在義州者其甥復書曰黃府尹撫恤吾家甚摯叔若因黃府尹密通本國則本國可以復通天朝也清得其書大怒遣差人斬一皓上以千金欲贖一皓死不能得清差又殺孝一族之在義州者無遺類後孝一聞毅宗皇帝殉社葬思陵至思陵下不食死一皓文敏公慎之子也

**壬午**二十年冬十一月李娃有罪伏誅娃為宣川府使會登萊都督陳洪範得僧獨步所傳咨文遣人報謝船泊宣川平安道觀察使鄭太和承密旨送私書于娃以米二百石助漢人歸糧娃因此與之潛商清聞其事執娃入瀋將殺之娃為偷生計盡以本國機事告之曰金尚憲一心南朝常欲殺娃崔鳴吉林慶業遣僧獨步通信南朝李敬輿不用崇德年號申翊聖李明漢亦為南朝守節由是尚憲等五人並被拘於瀋館亡何清亦惡娃賣國

反復狀令博氏執娃送我國曰娃雖直告本  
國事然其賣國偷生之罪重矣令國王依  
法處斷於是梟娃首于灣上○平安兵使林  
慶業被拘至金郊驛杖劔亡入中朝慶業忠  
州人抱將才甚奇常有為天朝鳴劔伊吾志  
已卯朝廷欲密送奏咨文於中朝而難其人  
使慶業募得之慶業聞妙香僧申歇有義氣  
可使且善華語熟諳中朝路遂邀致幕下與  
同寢處情意款洽然後以其謀告之歇欣然  
請行屢致書於陳洪範洪承疇軍門時海路

斷絕歇獨能往來故華人號為獨步至是李  
娃盡以其事告於清慶業與崔鳴吉等為清  
所執至金郊驛仰天歎曰天生男子必有所  
用今乃無故死於虜庭乎遂杖劔亡入楊州  
檜巖寺剃髮為僧與僧小明智明登海西商  
人李武金船行數日手劔大呼曰我林兵使  
也將入天朝報壬辰之息雪丙子之恥不從  
者以此劔斬之皆跪對曰唯命遂舉帆泊山  
東海豐縣與唐將黃飛宋吉謀發兵遮截義  
州路襲瀋陽以圖迎還世子及大君事未

國朝實錄卷之三  
二  
究竟至甲申清因李自成亂遂入皇都物色慶業執之令降慶業終不屈清以為義士不殺丙戌檻送我國及卒慶業所乘千里馬亦不食死

**癸未**二十一年夏四月崔鳴吉李敬輿申翊聖李明漢等在瀋館數月清並令贖金歸國獨金尚憲不贖金解送世子質館將釋英俄爾岱使諸人西向拜謝鳴吉肘尚憲欲與同拜尚憲托以腰痛終不拜英俄爾岱亦不強之及甲申尚憲始陪世子東還尚憲尚容之弟

也善文章以小學律身自言嘗讀小學書三百遍方悟綴文裁斷法云

國朝寶鑑別編卷之三

